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是我看的第一部有关旧上海的书,以为冒险是成功的捷径,就像现在彩民的心态,总以为可以一夜暴富,将可能性视作必然性。以后断断续续看了不少上海往事。先是文学类的,比如《子夜》;后来是杜撰类的,比如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的传记;再后是文史资料里的当事人回忆……等到不惑之年,开始读史纲类的,资料类的,隐隐约约我有个感觉,上海史在老百姓眼里是片面的,男人眼里,上海是流氓世界;女人眼里,上海是风花雪月;到了学者笔下,上海多是市政工程。若要还原旧上海热气腾腾的市民生活,最好在近代小说里找,比如《亭子间嫂嫂》《海上花列传》,前者是半开明的暗娼,后者是长三堂子的小姐妹,好像上海滩就是会乐里,只有卖肉的、卖白粉的,还有卖拳头的黑道生意。但是教科书告诉我们:旧上海是金融中心、外贸中心、工业中心,而且占了全国的大半份额,主流是银行、钱庄、工厂、货栈,可惜在有关旧上海的通俗读物里,多是黑上海、骂上海,与真实上海的产业比例严重不符。

欣喜地收到了徐鸣的赠书:《荣宗敬传》。荣宗敬何许人也?中国棉纺织业、面粉业巨擘,扒脚横跨两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双臂擎天,属于“双黄蛋”。他是上海人的标本,应该大写特写,却少有他的单人传记,徐鸣拾遗补缺,正好填补了空白。

旧中国再落后,人口却是第一,离不开吃饭穿衣,所以当时面粉业、棉纺织业是支柱工业,棉纺织业的比重更大。1920年全国的纺织业从业人员占产业工人64.2%,大部分聚集在上海。当时上海有个特殊现象:几乎所有的企业大佬,都涉足此业,仿佛不干棉纺织业就成不了大老板。就像前十年间,不开发房地产,就“大”(沪音:杜)不出来。但面向大众通俗类出版物中,一直没有这个行业的人物介绍,如此缺失,是上海精神的缺失,让上海人失去了榜样,只剩下黄金荣、亭子间嫂嫂之类下三滥,或者

上海的代表性人物

李大伟



五颜六色

一片伤心画不成

李建国

相伴一生的母亲陈秀英离世。我和胞兄悲痛欲绝,一度万念俱灰,但她的音容笑貌和影响我人生的点点滴滴,仍无时无刻地萦绕在我脑海,涌动心头……我从小就喜欢涂鸦。父母见我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天资,也有意希望我能走上这条从艺之路。

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每个星期的休息天,总是一大早就起床,干完一大堆家务后,雷打不动地带我去看画展。那时的画展,大多在坐落于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的上海美术馆举办。该馆离我家不远,坐公交车两站路程。但母亲为了让我从小锻炼,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不让我坐车前往。那时我还小,不太会走路,需要母亲带我走上一小段,然后再抱着走一会,就这样循环往复。平日,工作繁忙又体弱多病的母亲,此刻不知哪来无尽的能量,支撑着她自始至终。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场景仍旧清晰。我想,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力量吧!

那时的上海美术馆,每星期有多个画展。这些画展,基本都是写实的。而且,题材不一、画风各异又形式多样,可谓精彩纷呈。这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使我以后的创作受益终身。母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可谓桃李满园。她对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一丝不苟。即使是在退休后,她还一直致力于编撰《数学大字典》,直至生命终点。她留下的笔记和资料就达几十大箱。其间,她还无偿地为朋友、邻居家的孩子授课。母亲对有困难的人,总是伸出无私的援手。我家保姆年迈回乡后,经济来源断了。母亲就每月寄生活费给她。逢年过节,还要邮去糖果糕点和衣物。而对家人,母亲要求很严。当年我学习的手风琴,就是靠我和胞兄积攒多时的零花钱购得的。

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我。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我父亲刚去世不久,全家还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但我毅然作为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母亲也十分支持。在震区,我为幸存的孩子们,放映我们厂拍摄的动画影片,给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送去一些温暖和慰藉。我还带去了许多自己创作的剪纸作品和主编的《卡通王》,送给他们,并与两个孩子结成对子。多年过去了,这些孩子渴望学习知识的双眸和脸庞,还时常震撼着我的心灵。

父母给了我生命和一生的爱,但我作为专业画家,却从未想到要为父母画幅肖像。如今人去楼空,幸福不再,重新提笔,更会黯然神伤。纵然,世间无限丹青手。但,一片伤心画不成!

张爱玲这样充满没落情绪的小资作家,上海人还能学到些什么呢?

荣宗敬少年在钱庄学徒,然后与父亲弟弟创办钱庄,所以他办厂,不是靠经济的资本积累开厂,而是借金融之力开厂。成功一月份,押出去一月份,借钱开一月份,搞成功了再押出去,再借钱开一月份,放开手段,肆意纵横。如此循环往复滚雪球,迅速做大,结果一身债务,有“空心大萝卜”之称,吓得钱庄银行不敢借钱。他就投资银行,这样可以借到比股本更多的钱,等于押款筹钱,再去收购倒闭的企厂,他的逻辑,收购破产的厂,比筹建一月份节约时间,可以马上投产;再则,破产的厂,成本更低,可见他的识见之高。

荣宗敬先在无锡办茂新面粉厂,产量大了,面粉袋需求量大了,他发现了商机,开一月份做面粉袋的振兴纱厂,结果纱厂越开越多,成了主业,再投资棉花收购站,企图垄断上游资源——棉花。这就是早期闯码头的上海人:有胆有识。倘若只有胆,就可能堕落为帮人讨债的流氓,俗称“背大刀”的;只有识,只配做账房先生。胆识兼备,那就是做大老板的命。再加一炮打响,这就是运,不想做也难。

荣宗敬是旧中国工商界的头一名,连毛泽东都说他是“我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主”。荣宗敬胆忒大,所以他的创业史也跌宕起伏,他的故事自然就精彩。好比烹饪,原料要好,味道就好。《荣宗敬传》就好比三年老鸭,每天走地游水,属于海军陆战队,炖一锅满屋香。

看完《荣宗敬传》,钦佩之余,忽然发现,单单旗下的申新九个厂,就有四万多工人,还不包括他的福兴、茂兴的连锁企业,三四万员工,就是三万个家庭,当时二代同堂的多,也就是说,单单申新企业的家属,起码十多万,1937年上海人口300万,申新厂占了5%,再加上其连锁面粉厂,说明上海是一个产业城市,男的不都是流氓,女的不都是“小姐”。

荣宗敬这样的工业巨头上海滩还有不少,他们是以“闯码头”闻名于世的上

海“代表性人物”。

元宵灯谜

杨一峰

一见钟情
(卷帘格,食品)
昨日谜面:好汉不提当年勇(现代作家二)
谜底:陈建功、莫言
(注:陈,旧,以往)



灯花

在沈阳读书四年间,我先后学会了两项运动:滑冰,抖空竹。抖空竹是北方人的传统运动项目。在北方,上至80岁的老人家、下至8岁的小朋友抖起空竹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空竹,顾名思义,是用竹木制成的(当然,如今的空竹也有用塑料甚至用玻璃钢制成的),空竹是一头大来一头小的圆柱体,其中有个小空儿,即哨空儿,故此抖空竹时,会有嗡嗡的响声,犹如牛叫,十分悦耳。空竹又名扯铃,真是名副其实呀!

空竹,靠一根棉绳带动,而棉绳的两端则是两个手柄(用术语说是着力点)。抖空竹时,两手握住手柄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为数众多的社区大学。所有的社区大学都归属于各个州,目的是为了民众接受再教育,给予机会均等,创造更高层次的再就业机会。法律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的成人,不需要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随时都可以享受在社区大学接受教育。学校的预算来源于州政府的教育开支,对于本国居民和永久绿卡持有者,是非常低廉的。正因为低廉,连续多年,大多数的学院经费紧张,课程缩减,甚至教职员裁员。近些年在美国公立高等院校收支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的到来,给众多的社区大学输入了丰盛的营养,让本来一蹶不振的教育产业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社区大学门槛低,只要你智力正常,身体没大碍,人人可以进。国际生,仅需要60分以上的托福成绩。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呢?首先从教员说起。所有的老师都是硕士以上的学历,部分有教授职称的教员都拥有博士或者双博士学位。学校的校园规模堪比国内的重点高校,教学设备一流。

美国教育部有规定,两年的社区大学,只要你修满公立大学规定的课程,成绩优良者,可以携带社区大学的学分而转入各州的公立大学。如果你再考好sat,还可以申请进入全国的各私立大学。正因为这样的优惠条件,近年来,吸引了无数国内的年轻人。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社区大学是经济实惠和亲民的。



八仙过海(玉雕)

吴德昇

维护好公共自行车

华晓球

公共自行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的便民利民服务产品,是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因此,每个人都要倍加珍惜,在幸福享用的同时,更要尽好文明可行的责任和义务。公共自行车的维护和保养,要靠大家的努力。用车人要把它视作自己的财物,小心使用、精心爱护;发现不爱护车辆或蓄意破坏行为,应及时向管理部门反映,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管理部门要加强车辆的管护,派人定期进行保养、检查、维修,最好能搭建车棚,避免自行车风日晒雨淋。

在沈阳读书四年间,我先后学会了两项运动:滑冰,抖空竹。抖空竹是北方人的传统运动项目。在北方,上至80岁的老人家、下至8岁的小朋友抖起空竹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空竹,顾名思义,是用竹木制成的(当然,如今的空竹也有用塑料甚至用玻璃钢制成的),空竹是一头大来一头小的圆柱体,其中有个小空儿,即哨空儿,故此抖空竹时,会有嗡嗡的响声,犹如牛叫,十分悦耳。空竹又名扯铃,真是名副其实呀!

空竹,靠一根棉绳带动,而棉绳的两端则是两个手柄(用术语说是着力点)。抖空竹时,两手握住手柄

美国社区大学印象

漆晓风

以北加州的 DE ANZA College 为例,这所位于硅谷中心地带,近临苹果公司总部的学校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集聚的地方。在加州几十所社区大学中,其各方面的表现是在州立遥遥领先的。很多人把它称为社区大学的“哈佛”。每年有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学生成功地进入了世界顶级大学伯克利和 UCLA 等一流学院。正所谓: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又为你开了另一扇窗。学校的生源很多,人数也多,大约每年的在校人数达到一万以上,其中包括在职进修的学生和全职学生,也有位数众多的国际生。

因为越来越炙手可热,加州公立大学对转学的学生逐渐提高了门槛。那就是说,即使你进入了社区大学,如果不好好读书,两年或者三年以后,你也无法成功转入正规的公立大学。社区大学给予国际生的年限大约是四年,有些人在学校混四年,然后又转入其他社区大学。据我所知,在社区大学混八年的人都有。学校人多,监管部门就松懈。按照美国人的哲学,读书是你的事,怎么读也是你的事。只要你遵纪守法,没有人会对你伸出半个手指头。即便你门门拿 F,老师最多对你说:我很抱歉!

在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台湾

人的烘焙店。每个周末,成群结队的国际生聚集在店里,买糕点,喝咖啡,其中不乏开着豪车的年轻人,一张张阳光而稚气的脸。他们大多是附近社区大学的学生。也许他们当中有人挂着富二代的标签,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国内工薪阶层的孩子。相对于普通的正规大学,社区大学的课业,学业都没有那么繁重。很大一部分在国内无法高考的孩子是社区大学的主力军。极少数是家境贫寒而学业优异的人,后者大多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修完了所有的课程而低调地转入心仪的大学。留下来的大部分学生成了老面孔。他们心心相惜,平时玩在一起,吃在一起,飙车,旅游,看风景。加州的海岸线很长,灿烂阳光下,海水碧波荡漾,从北加州开车,经由文艺气息很重的卡梅尔到南加州的好莱坞,这些孩子玩得 high。



社区大学是优秀学子的学习殿堂,也是更多的顶着父母之命,硬着头皮来读书的年轻人的天堂。课业少的时候,他们聚餐,晚上打游戏。学校的考试,相对难度低,只要按时上课,按时交作业,怎么都能过。即便这样,还有很多人一直拿不及格。连续吃了几个不及格,学籍登记处的老奶奶就要发话了,不再让你读下去了。于是,那些孩子又开始找学校,找可以接受他们的学校。美国的学校说白了就是教育产业,你有权,总有地方去,至于你读得如何,读出来了以后怎么样,你毕业以后的去向,这跟学校没有半毛的关系。

哲人说:“旅行的最高境界不仅是遇见了最美的风景,而且碰到心灵的朋友,成就了最好的自己。”记得第一次出游是在1978年,去三山——黄山、庐山、九华山旅游。就自然风景言,九华稍逊,但只因碰到了一位青阳法师,九华之行有了特别的意义。当时我对佛教徒没有任何接触过,敬畏之中觉得佛教神秘。青阳法师居住在一个九华山上过街楼的小庙,我停下想问路,正不知如何开口时,法师主动询问:“去哪里?来自何方?”听说我来自杭州,连连称赞那是天堂。我接口问法师贵姓?法师道:“道不问俗,佛不问姓呀!”是的,道家讲究现世修行,早把自己的岁数忘了;而佛教出家不回家,已经没有俗姓。问佛家贵姓本是大不敬的问题,青阳法师一点没有责怪,笑着说不知者无罪。法师听说我同行同学已经考上大学,而我在工厂工作,法师主动为我留下偈语:“力养一口,字养千人。”“夫妻是前世缘,有善缘有恶缘,无缘不来;儿女是前世债,有好债有恶债,无债不至。”当时我听了前一句有点震撼,因为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以后才明白世界有许多不同思想的。

以后旅游多了,但限于时间参团居多,往往匆匆之中,景是见了,但内心很少沉淀下来。直至2010年去了几次藏区后,仿佛有了新的体会。在甘南拉卜楞寺,我见了嘎藏嘉措法师。我不是佛教徒,但我能看见对方一种来自人性本真的纯净。当时加了手机号,以后彼此一直在联系。过了几年我去青海塔尔寺,还再去拜访了他。在上海去西藏火车上遇到了长期居住那里的旅友,我好奇:出生于上海的人为何能适应藏地?“一个人必须适应和学会在精致的环境里过精致的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下过自然的生活,在原始的环境下过原始的生活。”他的感悟让我心灵共鸣,让我们成了心灵上的朋友。

今年“十一”长假去了川西藏区,有个亚丁五色海前躺着与天地交流一小时的背包族对我说:“旅行是在与大自然的和谐交融中,寻找最真实的自己,让自己拥有内心的平静。”我很受启发。旅行是体验性活动,旅行者多轻物欲重感情,加之价值观基本相同,一次共同的旅行往往成了终身的朋友。当然旅行也是感情的检验器,也是通过旅行不再为伍的,此不必遗憾反倒要感谢旅行!

见的是景,交的是人

何鑫渠



老丈人两口子总要与我和老婆,抖空竹。一家四口,抖抖空竹,嘻嘻哈哈,其乐无穷。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抖空竹只是上肢运动。其实不尽然,它是一项全身运动:抖起空竹来,首先人的上肢是要运动的;其次,腿和脚也没闲着,可不是吗;另外,眼睛随着空竹运行的轨迹也在不停地运动(这对视神经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最重要的是,脑袋瓜子也在动,因为要思索五花八门的玩法呀!

各位看官,不妨买个空竹,从此快乐地抖起来吧!



七夕会 运动休闲



夜光杯